



非常女生日记

> 掬水娃娃 <

北大 日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这原本可以
是一个很美丽的春天的……



非常女生日记

> 掬水娃娃 <



北大

日记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常女生日记/掬水娃娃,刘雪涛著. —北京:北京
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7

ISBN 7-5302-0695-8

I. 非... II. ①掬...②刘... III. 日记—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1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0483 号

非常女生日记 北大日记
FEICHANG NVSHENG RIJI BEIDA RIJI
掬水娃娃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美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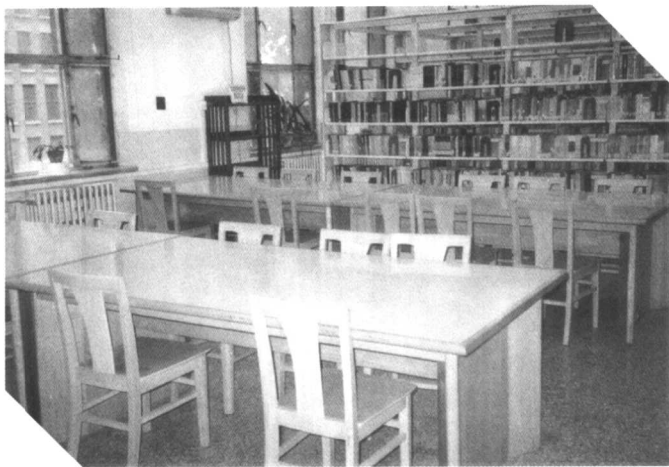
880×1230 32开本 5印张 100千字

2003年7月第1版 2003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2-0695-8

I·680 定价:11.00元



空荡荡的图书馆



危险来了，临时抱抱佛脚



餐饮中心推出的零利润水果摊



离校的同学平安返校

暗流

2003/4/15, 星期二, 晴

这原本可以是一个很美丽的春天的。

难得北京没有沙尘暴。植物的新叶都泛出油润的新绿。这是银杏树与加拿大杨树绿得最为好看的时节，过后就太老了。榆叶梅前几天还攒着婴儿般粉嫩的拳头，现在已经全然舒展。还有那些水红或深绯的碧桃，黄得明艳的、比江南同类大出几倍的连翘，密密簇簇的紫荆，都给好心情提供了无数个理由。我曾经在路上走着走着就微笑起来，引来同伴同学的诧异目光。

当然，关于非典型肺炎的传言早就在蔓延。可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这终究是离我们遥远又遥远的事情，至多充实一下熄灯后的恐吓与玩笑罢了。半个多月前我还去颐和园踏青划船，一个半星期前还和扬尘她们去钱柜唱歌，五天前还跟朋友聚会，有这不成风险的风险打底，反而更添趣味。

然而，《人民日报》上关于这项传染病的报道到底是越来越密集了。北大里头到底也在传言出现病例了。晚饭后站在报廊前，看着同一个字眼在反反复复跳动，忽然有一种模糊的预感从心里冉冉升起。

掬

水

娃

娃

0

0

1



给家里打电话，老妈劈头就说：“我要跟你讲这个非典的事呀……”我马上接话：“是啊，好好恐怖哦。据说学校里面都发现了……”开头是很有点玩笑的，说着说着却真的有点紧张起来，被同学嘲笑母女两个是在互相吓来吓去。

熄灯后流窜到对面扬尘她们的寝室，mm 的面容在黑暗里十分肃穆，常轨之外的生活仿佛将会即刻降临。思思开玩笑道，大家都去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吧，是“倾城之恋”的时候了。亭亭则说，又是战争又是病疫的，一股子末世情绪，别是救世主马上就要降生了。

初 涌

2003/4/16，星期三，晴

夜里没有睡好。第一次做关于非典的噩梦。

醒来，眼前的整个世界蓦地就有些陌生。闭上眼睛也可以嗅到空气中不同以往的气息。并没有天降甘霖，但是戴口罩的人像雨后春笋一样哗啦啦都冒出来了。

信息时代，不知道谣言是不是比真相传播得更迅捷。无名 BBS 上前两天刚成立的 SARS 版突然之间水涨船高。各种渠道的大新闻小消息摩肩接踵：经济学院的李梅老师已经被

确诊为非典，经院开始停课，李老师孩子所在的北大附小停课，法语系一同学被诊断为疑似……

中文的系版上许多人呼吁停课，看口气真正紧张的似乎不多，倒都像是企图蹭个意外的假期。

我在 Blessing 版贴了一个帖子：“为平安祈祷。”决心以后天天跟贴。往常在 Blessing 逗留多是灌水，增加增加经验值。这次例外，心境还是很虔诚的。祝福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很多东西靠自身的努力都可以去达成，而平安，一半要靠天佑。

跟 Reader 版版头好运头在网上商量关于晚上阿九请客和周末版聚的事宜。好运头充分显示其领导的慎重作风，倾向于暂时取消。有人在 Reader 上建议将版聚地点改到未名湖或是昆明湖。我身为版三却没什么责任心，想着若真是这样也不错，我就提一盏油灯去，制造一点童话气氛。学校礼品店的玻璃柜里那盏精致的油灯我已觊觎甚久，正发愁缺个理由花钱来据为己有。

一个上午没干什么正事，换了床单和被套，洗了很多衣服。用酒精将寝室里的桌面、电话、电脑、门把等等都消毒了一遍，自己怀疑自己是不是草木皆兵了。走廊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檀香的可疑香味，绵延出不合“地”宜的伪庄严气氛。

楠

水

娃

娃

0

0

3



下午去洗澡，自我感觉有点悲壮。一路上许多人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目光向我行注目礼。浴室里所有的窗都打开了，冷极。而其实今天气温非常之高，27度的氲氲。漫天的杨花又开始飘啊飘。看着这样的风和日丽，兀自觉着背后隐藏一种阴险，于是鬼使神差地去买了几个口罩。

有人来通知说明天的课改为自修。对外北大好像仍然是在正常上课，不过“授课方式有所改变”。晚上同寝室的丁丁决定订明天的机票，向我们坦白是借机回家看看爸妈，逍遥逍遥。网上贴出北京市领导建议我们不要回家的消息，说什么到时不能返京后果自负云云。妈妈打电话来商量是不是要回去，说想让爸爸和另外几个同事轮流开车通过京沪高速来接我，避免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我这一头的想法是杀鸡焉用牛刀，而听筒那一头的声音已经不够平稳。

如青努力地试图说服我回家。他说：你走了我就没有后顾之忧之忧了。

投入角色

2003/4/17，星期四，阴转小雨

一大早丁丁便丁零啷啷收拾东西，在我起床前就出门了，九点钟的飞机。我跟如青说，如果你一定要留下来与你

北大女生

进行中的毕业论文长相厮守，那我也就驻守京城陪君子罢。心想反正实际情况大概也不会怎么严重，趁机赚他一个感动也不错。

和扬尘商量是不是要出去租房子，带上几箱子方便面。把自己关一个月再说。两个人凑在一起越说越兴奋，好像即日就可以又成就一部《十日谈》。扬尘 mm 认真地在那里担心两个女孩单独租房不够安全。再想想小偷的低概率打劫暂且不论，一个月下来，方便面里的防腐剂累计一块儿恐怕足够把我们变成木乃伊了，便即作罢。

昨天空自看人心惶惶了一天，也不知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今天戴口罩的人眼见着增多，不过大家的情绪却似乎稳定了一些。据说李老师的诊断又退居到疑似，法语系同学的患病嫌疑也排除了，他现在劳累只是因为不停地接慰问和询问的电话。

天阴阴，空气里有潮润的味道。说是要人工降雨减低病菌传播程度。

上午去学校里的博实商店采购，首次佩戴口罩，意料之外地闷，近乎窒息。商店里头的人都像生了三头六臂，几箱子口罩忽地被抢购一空。

北大终于有所实际行动，很慷慨地发给每人一支温度

· 翔

· 水

· 娃

· 娃

· 0

· 0

· 5



计。下午有人武装到牙齿来喷洒消毒液，混着我们自己喷的84，气味极其刺鼻，大开门窗而至晚不散。这两天频频洗手，从幼儿园接受阿姨教育起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双手皮肤在我坚持不懈的蹂躏下已惨不忍睹。开始服用复合维生素泡腾片，据说有助于提高免疫力。

黄昏和如青去图书馆借书，试图说服他戴口罩，未果。一怒之下用他的账号四处打劫，搬了近二十本书出来，心想这段日子就不再到这种“人群密集区”了。仍然有不少人在馆内安详地阅读，包括我们年级语言班的班长，由我等胆小之辈看去，很有大无畏的精神。张爱玲笔下乱世中的局部宁静几乎要呼之欲出了。

收到旧友皓生从上海发来的短消息，问我好不好。忽然有点委屈。以前和他隔得再远也从没有意识到距离。疏于联系了一年之后，再在这样的境遇里通信，竟觉得我们是两个世界的人了。

在宿舍走廊里撞见同班同学背包出行，欲前往亲戚处避难。思思在其妈妈的威逼利诱之下也买了明天的机票。

身边有个 mm 在叫：上帝啊，我信你这个宗教，你保佑我别得非典吧。我笑说：这么功利，上帝有点脑子就不会理你。

想起巴比伦花园上镌刻的诗句，曾于美国攻打伊拉克期间在凤凰卫视反复播放：如果你以人类的名义将我毁灭，那我只能无奈叩首以感谢上苍的眷顾。

现在还有没有一种信仰，让我们可以傲视一切灾难？

太阳花 舒肤佳

2003/4/18，星期五，阴转晴

宿舍楼旁的工地仍然火车行进一样地赶工期，直到凌晨还在肆无忌惮地大敲特敲。谨记通风为第一要务的原则，又不敢关窗，那声音简直吵得人没法睡觉。据说预防非典保证充足休息很重要，不禁郁闷，恨不能半夜里天上掉下一个炸弹作馅的饼，轰隆一声后让世界清静——可见人在烦躁的时候，什么恶念头都会生出来。好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也就只限于画饼充饥而已。

一大早杨尘说告诉你一个坏消息，图书馆闭馆了，怕是出现了可疑病例。想起自己昨天还在四个借阅区里奔突流窜，顿觉背后凉风飕飕。空气里的隐形弹簧似乎又被压紧，和同学出去买饭，走了好远才发现一个没戴口罩的。

停课好像是多出了许多时间，其实不然。一直在擦、

掬

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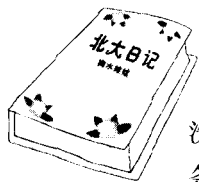
娃

娃

0

0

7



洗、喷，没完没了，上了发条般地欲罢不能。读书版日渐萧条，照理不经常出门，泡在网上的几率应该更大才是。版二扬尘慨叹，读书到底还是上层建筑的事。

走在路上，风里也飘着清苦的味道。刚刚在怀疑自己是不是神经过敏，就看见长长的队排着，领取中药汤。帽子口罩手套齐全的工作人员将褐色药汤一勺一勺地从大锅里舀出来，不晓得从前荒年布粥是不是这个样子。

居然还有人群聚集。走近，是为失学儿童举行的募捐，以低价出卖 1003 枝（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一个数字）太阳花。一直很喜欢这种植物，具备花族少有的干净利落。买了四枝不同颜色的，回到寝室，翻出一个装洗衣粉的玻璃瓶子，腾空洗净，灌水，插起，放在窗台上。久久地看，心里慢慢滋生出这几天难得的宁静与温柔。

中文系发给每人一块舒肤佳，一个厚厚的口罩。班委吭哧吭哧地抬着个箱子走门串户，比推销员还不遗余力。

0
0
8
很少会有这么多未知直直地逼到你眼前，比如下周还不上课，比如托福会不会取消，若是不取消又要不要去考，比如疫情什么时候结束……以往时时萦绕心头的前途大事，在这一刻反而不再那么重要。很多仿佛是可以预定的未来忽然隐去了形状，有一些渺茫，却也有一些不知所然的兴奋。

想家。想爸爸妈妈。

难得有闲

2003/4/19，星期六，多云转晴

昨天扬尘很英勇地骑车去了口腔医院补牙，不过鉴于种种因素，最终也没有补成，回来就开始发烧。拿了两支温度计同时夹在左右胳膊窝里，温度差异居然在5分以上。扬尘牙疼得整天苦着脸，还念经样地重复：我没有得非典，我一定不会连累你们……这一刻是形象体会了什么叫一根绳上的蚂蚱。患难与共在某些时候并不需要勇气，而是很自然而然的事。

这一夜睡得极沉。早晨不停地醒来又不停地重新睡去，一次比一次浅，感觉梦境是一枚树上的果子，渐渐成熟，扑通一声落地之时，我也就真的清醒了。看表，已经是10点钟。居然梦见了好运头，在黑暗中举着扬尘的化验单焦灼地向每一个路人询问，充分展现了这一对读书版上著名情侣的款款深情。问得太累了我就和他在路边的小摊一同吃夜宵——反正梦里是用不着预防非典的具体措施的。

四枝太阳花已经全部盛开，匀净鲜丽的色彩。水瓶的内壁都是气泡，它们在做着平稳的呼吸。扬尘睡醒了就在电脑

掬

水

娃

娃

0

0

9



前跟身在清华的好运头一起打帝国游戏。

BBS 上说因为戴口罩北大一下子多出好多美女，因为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朦胧效果。我想，口罩指数还可以作为恐慌程度的晴雨表。

同寝室的小运 mm 孵在座位上做语言学的学年论文，思路堵塞良久之忍不住跑出去兜风，到未名湖边转了一圈再回来。

我发现日清的“面道”相当好吃，倒不是为了怕去食堂，而是专门因为钟情它的浓郁味道而吃方便面了。现在胃口奇好，又没什么消耗，真怕自己要向奥克兰小猪决然过渡。

复旦的盈盈说我在日记中显露一种宿命的悲观，mm 是出于关心，但其实并非如此。这几天恐慌只是蛰伏在心底的微弱声音，我更多的竟是觉到一种平静的欢欣。不必赶着去上各种无聊或不无聊的课，见各种想见或不想见的人，履行各种困难或不困难的约定，尽管有七八篇论文压着，尽管每天要花好些时间机器人似的重复做消毒工作，却像一个久违了的真正假期。很久没有这样单纯而安静地生活，就一盏灯一杯茶便可以端坐一个下午。今天终于把《前夜》看完了，要不是环境成全，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读完这部冗长的充满说教意味的人物类型化的必读小说。阳光在窗外拉伸得无限

长，我却仿佛身处另一个隐秘安稳的宇宙，虽然是不是稳定平衡暂时还无从知晓。

禁不住想，只要非典没有真正地威胁到我们，就让现状一直持续下去吧——自己都被自己这个念头吓一跳。然而若真是如我所愿的长假，疫情就一定不容乐观，而且更多事情也会后浪推前浪地耽误下来，直到无法收拾。

据说马上要全城戒严。要回家的人必须签一份协议，二十天内不回北京，回来以后自费检查身体，视情况决定隔离时间云云。据说而已。

阳光灿烂的日子

2003/4/20，星期天，晴

非常之好的天气。天蓝，阳光放肆地灿烂。又想起日记开篇那一句话：这原本可以是一个很美丽的春天的。

太阳花依然娇艳，没有出现任何颓败症状。

下午三点钟直播国际新闻发布会，官方发言人是高强。公布了北京目前确诊非典的官方统计是三百多人，位列内陆第二。发布会上说将取消五一长假，以减少人口流动。会上

掬

水

娃

娃

0

1

1



有许多外国记者提刁钻见血的问题。负责翻译的 mm 发音有点硬，但是口齿非常清晰。据说酒精具有比较有效的消毒防病作用，不禁得意自己这几天使用酒精的先见之明，又发愁存货不多。

如青将自己关在宿舍里写毕业论文，两天之内突击出一万五千字，打来电话哇哇大叫他快要累死了。这几天和他碰面的时间倒是比课业正常的时候少得多，各自在各自的世界里自得其乐。去博实买了草莓和黄桃的酸奶，本来想和他一人一杯。看书的同时嘴馋，忍不住自己就都吃了。

悠悠地念完了姜白石词全集的笺校本，对同屋的小运 mm 说，读这样黄黄旧旧的竖排本感觉自己很有文化，听者笑翻。姜夔的词多写春天，很是应时。然笔下的春色总是个冷，看得人寒毛凛凛。

如今走在校园里，见到熟人使用最频繁的见面语好像变成了“你还没有走啊？”今天又有两个朋友是明天的飞机。未名 BBS 上发起声势浩大的不回家倡议，以防将病毒扩散至家乡、影响至家人。

这么明媚的天气，把被子抱出去晒。昨天反应迟钝了一下，地盘都被诸位勤快的兄弟姐妹抢光，只晒了个枕头。今天就可以在阳光的包围下入睡了。